

在欢騰的 日子里

李 准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里收集的是作者近年來寫的五篇人物特寫。“老橋工”是描寫建設長江大橋的一個老橋梁工人。“楊同林的故事”是描寫我省榮軍模範楊同林的英勇事迹。“青年軋鋼工長李元輝”是訪問鞍鋼先進生產者的一篇人物特寫。“垦荒隊的故事”是描寫了在北大荒草原上一支青年垦荒隊的艰苦、乐观的劳动事迹。“在欢騰的日子里”是描繪了我省合作化高潮时，一个村子的奔騰前進的圖景。

这几篇特寫从不同方面反映了我國的偉大社会主义建設面貌，記錄了一些人民向前邁進的脚步声音。

在 欢 騰 的 日 子 里

李 准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鄭州市行政區經五路）

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一號

地方目 營鄭州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河南分店發行

*

豫總書号：809

787×1092 1/32 · $1\frac{1}{8}$ 印張 · 24,700字

1957年12月第1版 195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080冊

統·書号：10105.141

定價：0.12元



目 錄

老橋工..... (2)

楊同林的故事..... (7)

青年軋鋼工長李元輝..... (13)

墾荒隊的故事..... (21)

在歡騰的日子里..... (28)

老 桥 工

在陽春三月里，我來在了浩蕩的長江岸边。

对于一个沒有到过祖國南方的人來說，这里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鮮，壯闊和可愛。我愛長江滾滾奔流的雄姿，我愛長江一望無際的烟波，我愛秀麗的像長江女兒一樣的漢水，我愛雄壯的像一張巨口吐着長江的武漢。

但是，我更愛这里的人們，因為他們正用着驚人的豪迈勞動，將要在水深流急寬闊的長江上，建設着我國史無先例的、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亞洲的第一座大橋。

當你站在龜山頂上，俯視着脚下波瀾壯闊的大江，丁望着周圍閃耀着金屬顏色的羣山，你會感到祖國的河山瑰麗和偉大；但是，當你再看到漢水橋頭的工地上，成千上萬的人聲在喧鬧着，機器的隆隆聲和打樁機聲音有節奏的伴和着，夜里像銀河燈海一樣的电燈把工地照耀得如同白晝，巨大的鉄駁船成羣地載着各式各樣起重機，打樁機羅布在江面上，你就會感到真正偉大的還是毛澤東時代的人們。人們不但能夠從反動階級手中把美麗的河山奪回來，並且還要把她建設起來，打扮起來。自從去年政務院發布了震動人心的建設長江大橋決定以後，全國建設橋梁的人們，都怀着激動的心情，雲集在大江兩岸。來在這里的有久經考驗的堅強的黨的工作者，有鬚髮如銀著名的專家和教授，有剛走出學校的青年工程師和技術員，有

紅光滿面的農村小伙子，還有飽經風雨、在建橋中被稱為“中流砥柱”的老工人。

在我們的國家里，人們懂得了和平勞動的意義，誰都想把自己的青春獻給祖國，誰都想把自己充沛的精力和技術獻給祖國，誰都想把自己的理想和意志交給祖國。在這裡我不能忘記老工人畢康萬對我說的話。他是個老裝吊工人，有四十多歲年紀，長着個結實的高大個子和一副顯得特別長的臉，說話嘴上像帶着一個擴音器一樣震人耳朵，他笑着說：“我在修錢塘江大橋時，聽說國家要建設長江大橋，我高興得睡不着覺，平常是一天四兩白酒，那天我買了一瓶‘二鍋頭’，喝呀！一喝酒，晚上可做夢來到長江了。”

一個老工人對國家建設長江大橋，產生這樣激動強烈的感情，並不是偶然的。其實只要了解一下他的過去，就會知道一個中國人為什麼會以忘我的勞動投身到建設中。畢康萬，這個老橋梁工人，從十四歲走出了山東關水災的家鄉，當了工人，三十多年來，經他手修建起來的橋梁有五十多座。他說：“你從廣州坐車到江岸，再從漢口坐車到北京，不管哪一座橋都有我老畢的一份力量，哪一個橋上的鋼梁都和我這一雙手碰過！”可是在舊中國，修好橋梁，鋪好鐵道，並沒有給中國人民帶來幸福。帝國主義用鐵路這些吸血管子抽走中國人民的鮮血，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只是飢餓和貧困。下邊畢康萬給我講了這麼一個生動的故事。

你知道什麼叫“磨洋工”？他問我。

我還沒有回答，他就接着說：“磨洋工”這句話是我發明的。那年我在天津德國人手下干活，在海港上修燈塔，我那時候是潛水工。家裡我內弟來了，在家裏他是借的賬種了十几畝棉花。種的時候棉花價可高了，可是棉花下來他把棉花運到天

律这个鬼地方，洋行里不收了，洋行一停磅價錢一下子落了一半。我內弟算了算，連吃帶賠回去得把地賣光，他气的大把抓泪要上吊。从那一天起，我看到碼頭上停那些外國輪船，眼都黑了。因此我想着：干？不干，跟你磨！那个时候外國人是拚着鞭子領工啊！有一天德國人坐着他那个瓜皮綠轎子來了，那家伙胖的兩手夠不着肚膜臍，他來就問：“怎么兩天了，海下边情况你們还没有摸好？”我說：“下边复雜的很，不然你下去看看！”他下个鬼！他不敢下。其实我們下在水底下抓螺螄“打宝”哩！这次他看着我們下去了。上边是我师傅听着电话。我师傅在上边問：“摸了沒有？”“正磨的！”我在下边說。“摸什么？”“磨洋工。”

我师傅笑了，我也笑了，他說：“好好磨吧！”这就是“磨洋工”的來歷，以后這句話也風行全國啦，他們不知道，“磨洋工”這句話，節骨眼就在这“洋”字上！

老畢在講完这个故事后，他又沉思地說：“过去是为錢干的，是給帝國主义干的！現在是給自己干的，是給后代子孙干的！”接着他又兴奋地說：“長江大桥架好后，我要先在上边走一个來回，我要等着親眼看看裝着廣柑、香蕉的火車从桥上拉到江北來，再看看裝滿着苹果、大枣、柿餅的火車拉到江南去。”

这个兩鬢蒼白的老工人，眉飛色舞地說着他心里的話，他的面孔又閃耀出青春的火光，他架了一輩子桥，他愛桥，他甚至在吃飯前也用筷子在桌子上擺着桥的样子，但是他只有在今天才明白了桥的真正意义。在这里我又想到他的老伴对我講的一段事情：

“我們老畢是个大命人！”老太太这样說。“我們四个孩子，現在只落了两个！大的死在美國人手里，老二叫日本人打

死了。老畢在解放廣東那一年，也差一点叫國民黨打死。那時候他在鐵路上一个橋上，这个橋他在那里干了一年零八個月，國民黨跑的時候要炸這一座橋，他在家裏一聽說，冒着大雨可跑到橋上了。國民黨軍隊把炸藥剛放好，正預備炸，我們老畢爬高是好樣的，几下子可爬到橋墩下，把火藥綫剪斷了。几个國民黨兵把他抓住了，用槍口對住他的頭，問他為什麼？我們老畢說不上來，你說他為什麼。最後他忽然說：‘我為橋！我為什麼！我為這橋上有我的汗珠子，你們不能炸掉。’一个國民黨當官的說：‘不用問了，共產黨！共產黨！’拉着他走了。”老太太接着自豪地說：“其實我們老畢那個時候還不是共產黨，他好喝酒，好賭博，好發脾氣，我們那個老三孩子呀，那個時候倒是個共產黨，現在在北京哩！”

據我知道老畢在解放後就不賭博了，喝酒也喝的少得多了，不過每天四兩酒還是照常。發脾氣只聽見過一次，那是在緊張地修漢水橋五號墩的時候。

漢水橋是長江大橋的組成部分之一。在建築漢水橋時最怕的是“桃花汛”，因為這次汛來時，水漲的最快，一會工夫，就可以漲几公尺。水流也最急，有時流速達每秒鐘三公呎左右。這時候所有的橋墩都完成了，只有五號墩沒有完成。如果工作趕不過汛期，桃花水一下來，整個工程就要延遲到明年。整個工段上人們都在擔心着。即是像老畢這樣的老工人，也沒有經過這樣的水，何況現在施工都是自動化。正在這時候，蘇聯專家想了個“木沉井”的辦法。“木沉井”經過好多鬥爭和實驗成功了，整個工地都歡騰起來。老畢當“木沉井”浮運在橋墩上後，高興得連吃飯飢飽都忘記了。雨在下着，他跟住輪了四十五天的夜班，可是白天却睡不着覺，總是想跑到工地上去看看。這天輪到他的一班進行封底，這封底本是最緊張的工

作，只要把底封好，水來的再大也就不怕了。可是在洋灰的漏斗往桥墩下一放时，問題出來了，兩個漏斗都長了兩公尺。老畢發脾氣了，他罵起來了：“這是那一班干的！他媽的你們白吃人民的糧食籽！”前一班工長劉廣金紅着臉說：“老畢：你別罵！你聽我給你解釋解釋！”老畢一面收拾着漏斗，一面又罵着：“我不聽你解釋，活沒干好，就不對，你眼吃到肚子里了？”劉廣金紅着臉說：“是！是！”走了。

經過一夜的戰鬥，五號墩的底勝利地封住了。在天明的時候，老畢瞪着他熬紅的兩只眼睛，擦着臉上的汗珠和雨水，對着漢水說：“桃花汛！不管你什麼汛都來吧，老子們跑到你前邊啦！”可是當他拖着兩條疲倦的腿走回宿舍時，他沒有往床上躺下去，他在工棚里找着了劉廣金，劉廣金睡着還沒起來。他掀開劉廣金的被子說：“老劉！我罵你了，我不對，你可別和我記仇。以後我有錯，你也罵我。”劉廣金感動得沒說出來話，他只緊緊地握住了他那和鋼碰了几十年的堅實的手。

一個人懂得了幸福勞動的意義，他會把全部精力和智慧傾注在祖國的建設上，他會感到上一個螺絲釘和扛一根道木也有他的光榮和愉快。漢水鐵橋和漢水公路橋是建設長江大橋的練兵陣地，是建橋大軍準備戰勝“長江天塹”的鋒芒初試，因此，每一個建設大橋的人們，都在頑強的學習着、和困難斗爭着，準備投入更緊張的建設中。

這天，江面上飄着絲絲的春雨。漢水橋正在架鋪鋼梁，一座美麗的橋又將要完成了。這天老畢不小心被釘子扎住了腳，可是他還要拐着干，一会儿爬到鋼梁上，一会儿扛着一大簍子螺絲送給工人們。我們建議他休息，可是他舍不得離開現場。後來黨委書記來了，就強迫他必須回到宿舍休息。

“你叫我去宿舍里，我又睡不着覺，等于叫我坐監獄。”

老畢懇求地說着。黨委書記用激動憐惜的眼睛看了他一眼，就一聲不響去辦公室里搬了個小凳子出來說：“坐到这看吧！不准你亂跑。”

霏霏的春雨在不停的下着，龜山被籠罩在一片灰蒙蒙的雨霧里，江水在雨中靜靜地流着，只有工地上仍然是一片勞動的喧鬧。一條條的鋼梁在巨大的橋墩上向前鋪着，人們沉醉在勞動的歡樂里。這時候，我們看到一個老工人，他坐在江邊的兩地裡，從中午一直坐到天黑。他兩只眼睛注視着他心愛的橋，臉上露出了勝利的微笑。

楊同林的故事

1953年夏天，中共滑縣縣委會通知老店鄉的羣眾，要他們來接他們村一個復員殘廢軍人楊同林還鄉。

“楊同林！”“誰叫楊同林？”大家紛紛議論起來，都不知道鄉里誰家的孩子叫楊同林。可是縣委會明明通知是老店鄉，并且还說這位殘廢軍人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曾給人民立過13次特等功、大功和中功，負過11次傷，轉業前是解放軍的一個副連長。

大家怀着崇敬和懷疑的心情，打着鑼鼓來到了縣里，見了一個面龐消瘦、兩眼炯炯發光的人，坐在架子車上在向他們打招呼。

“我就是楊同林！鄉親們！我就是！”他激動地喊着；可

是大家看着他还有些認不清，他就急忙說：“我叫‘狗食’知道吧？我就是在咱村要飯的‘狗食’！”

“啊呀！‘狗食’！這就是第五營村要飯的那個小孩子‘狗食’了！”大家說着都蜂擁地圍上來，有些老年人聽說楊家這個孩子還活着，感動的掉下淚來。

“我家里現在都還有誰？”楊同林問着大家。“就剩你一個老叔了。”“我娘呢？”“聽說在陝西要飯，解放後就不知道了。”楊同林聽說自己娘仍沒下落，兩點眼淚突然落在胸前。他急忙擦了擦眼睛又問：“咱鄉里現在怎麼樣？”“咳！大變了！不是你要飯的時候那樣了。你叔今年一個人就打了六石糧食。回去看看就知道了！”大家說着把他簇擁到家里。

晴朗的天空上飄着幾絲白雲，暖暖的風在田野里飄蕩着。六月里，黃河北岸的農村，綠色的莊稼地像走不完的大海。楊同林支着身體坐在架子車上，他貪饞地看着這些莊稼，看着故鄉的風光，他的心裏老是在激動地跳着，眼睛像發潮一樣，老是擦不干。離開家鄉十多年了，現在，他覺得聞到故鄉的黃土也是香的！故鄉的一塊地、一棵樹都使他想起很多事情。

“我在这塊地里，偷了地主一個小南瓜，曾經挨過一頓打！”“我在这塊地里，因為拾兩穗麥子，籃子被人家拿走了！”楊同林看着這些路旁的土地，腦子里舊事新事總是不停地在翻騰着。他想着家鄉，想着母親和父親，腦子漸漸回憶起來十多年前一件事。

他12歲那年，家鄉不成年景，家里接連餓死了三口人，實在過不下去了，父親領着老婆孩子逃荒要飯到臨晉縣。到那里他父親租了地主二畝地種西瓜，他給地主放了30多只羊。有一天，突然有三個日本兵帶着一個漢奸來到了瓜田。拿着洋刀把西瓜挨着一個個都砍開來找白瓢瓜！

“老爺！你們吃西瓜揀兩個就是，都砍坏我怎么办！我是租人家的地，还要交租子哪！”楊同林的父親向着那个漢奸只說了这么一句話，誰知那漢奸对日本兵咕噥了几声，日本兵翻过身來就是一刀，从老头的前胸刺進去！

12歲的楊同林这时正在不远的一棵大樹上給羊采柏叶子吃。他一見父親倒在地下，就赶快往瓜地里跑，到了他父親跟前时，他的父親已經血流滿地快要停止呼吸，他強爬起來拉住同林的手說：“小子，我是不行了。窮人死了比活着更利落；就是苦着你和你媽和你小妹子了。你要長大……要……”老头說到这里气絕了，楊同林这时觉得天和地都变成黑的了。

.....

一天夜晚，楊同林对媽媽說：“娘！我要給我爹报仇，我要去当八路军，今天夜里我就去，听說八路军在万泉。”他的母親这时哭他的父親，把眼睛已經哭瞎了。她說：“你小妹子已經賣了！光剩下我一个人。你要去，你去几天！娘叫你去报仇！”“娘！我去10天就回來了。”楊同林撒了个謊，就在这天晚上娘儿倆洒着泪告別了。从这天后，一別九年，到現在再沒有見他娘的面。

跑了400多里地，他找到了八路军。他还記得，他第一次找到八路军的一个教導員时的情景。那时他才17歲，教導員叫他回家，說他年齡小，他就是纏着不走，一直跟了几天，扛东西故意賣力气。后來，他被留下了，当他第一次穿上土黃色軍服，背起了小馬槍时，他兴奋得一夜沒有睡着觉。

他參軍三个月，就活捉了兩個日本鬼子，报了仇，这时他已經知道还有更多人的仇恨，他繼續战斗着；第二年，他就参加了中國共產党，开始了一个真正人民战士的生活。

“多快啊！轉眼就是十几年了。”楊同林在路上看着想

着，他觉得一个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在保卫延安战役中，他曾经带领一个班捉了11个敌人。强渡黄河时，他一个人带领一个排，坐在牛皮包上，冒着敌人强烈炮火，是他们连最先强占了南岸山头。在解放洛阳、郑州、开封、漯河等战役中，他立过五、六次功，负过七次伤，他的鲜血洒遍了故乡的城市和土地，因此他觉得故乡对他更亲切！

楊同林回到村子里后，和他的老叔見面了。他的叔叔是給地主扛过30多年活的老雇工，现在就一个人过着。见了侄子以后，激动得話都說不出來，他用颤抖的手把侄子胸前的一大串獎章摸了又摸，半天才說：“小子！这次回來不是……”他說着眼睛里閃着泪花，楊同林急忙說：“叔叔！不是叫人家的狗咬回來啦！是当解放軍回來了！”

楊同林在叔叔家住下了，叔叔指着園对他說：“孩子！就我一个人，咱分地不少，今年就打了六石粮食。”

可是，一年以后，叔叔竟埋怨他起來了。原來楊同林回到老店鄉以后，知道老店鄉是全縣有名的落后鄉，連个互助組也沒有。村政权被几个坏分子和匪特把持着。楊同林回家后，在羣众中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就檢舉了这些匪特和坏分子，建立了党的支部和新的村政权，并在1954年組成了一个14戶的農業生產合作社。

办社沒經驗，自己从小要飯又不懂農業技術。合作社沒有領導好，头一季減了產。羣众反映說：“那塊地草多，就是農業社的地！”他叔叔也嘟哝着他：“整天叫入社，今年分的粮食还没有我去年吃剩的多，你这一下倒真是把我踢騰干了。”

这件事情对楊同林刺激很大，他觉得在部隊上夺敌人陣地，攻敌人碉堡倒容易，領導農民却不容易。可是他有着非常堅強的意志，每天就拐着腿到处跑着学，每天坐到深夜研究增

產的办法。在縣委帮助下，这个社秋季增了產，每畝平均比当地羣众增產13斤，到1955年增產到30斤，就这样，農業社在鄉里樹立了聲望，大批新的社員开始向社里湧來，他叔叔也不埋怨他了。

1955年冬季的農業合作化高潮中，好多事情給人們心中留下了鮮明的印象。楊同林也是这样，在高潮中的一个夜晚，大家都要求轉社，可是他自己的經驗又不多……这时候，野外北風呼嘯着、大雪飛舞着，楊同林在半夜里開罷羣众會，帶領着五、六个青年向着30里外的地方出發去學習办社經驗。腿上的傷口折磨着他。可是他忍着像刀割一樣的疼痛，跑到天明，見了縣委書記，要求他們鄉里办18个社，縣委批准後，他更加興奮了。回來後連夜宣傳，到處說到處講，他的嗓子嘶啞了；他的傷口又腫了；可是他從來不休息一會，他的熱情鼓舞着老店鄉的黨員和羣众，这个鄉在合作化中成為滑縣的模範鄉。

有些事情，乍一听起來好像神話，可是在詳細听了一些情況以後，會使你覺得人民的勞動和智慧是浩瀚無窮的，在創造像神話一樣的奇迹中，他們是付出了多么寶貴的血汗。

老店鄉在今年農田水利建設中，兩個半月全鄉羣众打了361眼水井，在打井過程中，楊同林作出了可歌可泣的事情。

開初，縣委只給他們鄉里布置了20眼井，楊同林覺得：“要使故鄉人民富裕，要根本擺脫貧困，水是個根本問題！”因此他就下定決心要多打井。他回鄉後就積極宣傳，用他所見到的事實，來說明打井的好處，並且自動報了几百塊磚和兩根檩條，親自帶頭干，大家打井的熱情高漲起來了。有的說：“人家楊同林腸子接了几節還下井，咱不干說啥！”小學教員、學生也來幫助。羣众在几天之內報出了8萬塊磚和几十根檩條，打井運動在老店鄉蓬蓬勃勃地开展起來了。

楊同林堅持下井，這事情遭到村幹部們的反對。他們劝阻他，說他滿身是傷，腸子又換過。不讓他下井，他却不依，在嚴寒的天氣里，在四尺多深的泥水中，他堅持着下井。後來井在打井中研究出流水作業法，節省很多人力財力。

在打井的幾個月里，楊同林差不多每夜都沒有睡過天明覺。他連夜跑着，察看着。有一次他們鄉里打算打幾眼百畝大井，他在樓上作動員，因為太疲勞了，頭一暈，就一頭栽下來，掉在樓梯上，昏了過去。

抬到醫院後，打了兩針蘇醒過來，他堅決就要出院。到村子里他惦記着百畝大井，就叫人們把他抬到井上看着。後來打井的領班回來對他說：“下午就能打成！”他高興得流下了眼淚。

全鄉361眼井打成後，只有80部水車，滿井是水就是提不上來，這又給澆地帶來了困難。這時候，楊同林就想辦法，苦心鑽研一種自造提水工具。他自己拿錢請了幾個木匠，自己拿錢買竹竿。把自己的自行車胎和皮鞋都毀了來研究做提水工具。經過多天研究，終於創造了“人力雙管壓水器”，這種工具工料費只需要20來元，出水量比水車還要大。

今年春天，老店鄉完成了全鄉的水利化。他們的勞動和創造被評為河南全省最好的三個水利化鄉之一。楊同林苦心鑽研創造的“人力雙管壓水器”得到了廣泛的推廣。

此後，楊同林鄉里為了解決肥料不足的困難，他還動員全鄉羣眾挖“瓦甕式茅池”，把全鄉糞和尿都集中起來。另外他又研究吸取陝西省農民的經驗，用地里青草燒“圪拉窖”。“圪拉窖”就是在地里把土塊架起成塔形，然後用半濕不干的青草點着來熏。把土塊燒熱、燒黑，再打碎用泥復蓋捂住。三兩天後取開就變成很好的肥料。這種肥料和老牆土的性質差不

18
有
生
明
大
牙
卡
以

，特点是就地燒，就地上，極省畜力和人力。由于这个經驗，滑縣的羣眾大部分都學會了燒這種“圪拉窩”。

楊同林回鄉，曾獲得七次模範稱號，滑縣縣委表揚他，說他是前方的戰鬥英雄、後方的生產模範。他的動人事迹是很多的，這裡寫的不過是他的一部分。作為一個人民戰士，一個共產黨員，他作到了自己應該作的工作。他今年才30歲，他沒有把自己的青春虛度過去。他是那樣的朝氣蓬勃，他是那樣的樂觀勇敢！作為一個人民的忠實兒子，人民將永遠愛護他、崇敬他！祝他更加奮勇前進！祝他身體健康！

青年軋鋼工長李元輝

—

在一個春光明媚的日子裡，我訪問了鞍鋼大型軋鋼廠的青年軋鋼工長李元輝同志。他看去非常年輕：散亂的頭髮復蓋着前額和眉毛，眼睛裡有時流露出一種天真的稚氣。從他的面貌看起來，很容易使你聯想到大學裡的青年學生，他們在黨的培養下，在沸騰的生活洪爐鍛煉中，他們很快就成為建設祖國的堅強戰士。

李元輝是東北工學院的學生，他是在1952年怀着激動和興奮的心情被分配到鞍鋼大型軋鋼廠里來的。

大型軋鋼廠是由蘇聯幫助我國建設的第一座最新型的機械化、自動化工厂，它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中肩負着重大

的任务。李元輝在听說自己要分到这个厂的軋鋼工段时，心中高兴極了。因为在学校时，他曾經听教授們講过我國在过去軋鋼工業上的悲慘情景：挂着外國旗的輪船停在碼頭上，它像猪一样的嚎叫着，把我國煉出來的鋼錠一船船的裝走。过些时候，这些飛揚跋扈的輪船又吐着濃黑的烟团回來了，卸下來的是由外國工厂軋出來的大型鋼材。……

“不能給祖國丟臉！”这是李元輝在踏進大型軋鋼厂时所抱的決心，可是在他走進巨大的厂房后，他感到有些茫然了。

一公里長半公里寬的大厂房像一座机器喧鬧的小城鎮。在厂房里上万噸重的巨型軋鋼設備和加熱、精整設備，全部是由電力操縱。一條兩噸多重的鋼胚，像火龍一樣從加熱爐里竄出來，在六十多秒鐘內就要使它鑽過十多個孔型，軋成大型鋼軌和各種鋼材。李元輝在學校里雖然學了些知識，可是像這樣的自動化軋鋼設備，他還很少聽說過。面對着這些數不清的配電盤、操作箱、變壓器和星羅棋布的操縱台，一種“機器雖好，掌握不了”的苦惱壓上了他的心頭。

二

你要是和李元輝談過幾次話，從他說話時的認真態度和他那長長的下頰抖動的神氣看來，會給你這樣一種印象：就是這個小伙子有股“鑽勁！”這種鑽勁的表現是永遠不滿足的求知欲望和用刻苦勞動來鑽研科學的精神。

他在初進廠時，也確實曾經苦惱過。可是在蘇聯專家來了之後，並且要把整套的軋鋼技術教給我們，李元輝在向蘇聯專家學習上表現了極其虛心的頑強精神。

蘇聯軋鋼專家庫加耶夫同志也是二十多歲的青年。他到廠之後，就鼓勵李元輝學習俄文。因為用俄文直接說話可以學得

更快。李元輝也深深感到要迅速地掌握軋鋼技術，學習俄文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尽管自己俄文底子差，工作忙，自己每天總要抽出兩個鐘頭時間學習俄文。經過兩個月的學習，他已經掌握這個極其有利的工具——能用俄文和專家講話了。

在苏联專家的耐心帮助下，李元輝並沒有辜負黨和人民對他的希望，在短短的七個月中，他已經能夠獨立掌握軋鋼操作了。在學習的過程中，苏联專家的高貴品質和對勞動的態度，給了他深刻影響。正像李元輝說的：“苏联專家不但教會了我們技術，并且还教會了我們對處理事物的態度。”他自己在學習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好問”，這個良好的習慣是苏联專家啓發他養成的。他不管碰到大小疑難問題，總是向專家請教，甚至不放棄一件小事。有時，他看到專家在軋鋼機旁摸摸這裡，碰碰那裡，他也跟着摸摸碰碰。有一次，專家摸了摸支持板，他也跟着摸一摸。通過手上的感覺便恍然大悟到，原來從支持板上就可以摸出軋子的串動方向。又一次軋一二〇圓鋼，夾板和鋼料之間空隙留多少他不知道。問專家時，專家說：“留四公厘。”可是為什麼留四公厘呢？再軋大一點和小一點鋼材應留多少呢？李元輝就是這樣在反復思考中向專家學習技術的，他的鑽研態度得到了專家的稱贊。

李元輝在開始獨立操作時，心裡總是有些胆怯。特別是我國的大型軋鋼廠，不像苏联那麼多、每個軋鋼廠分工比較細緻。我們不但要軋重型鋼軌、圓鋼和方鋼，還要軋各種大型槽鋼，角鋼和多種鋼材。在軋制新產品中，要不斷調整軋鋼機的孔型，調整孔型又是最複雜精密的工作。這些工作給李元輝帶來了很多困難，但是由於他能夠虛心向苏联專家學習，在工作中堅決執行專家建議，因此這些困難就逐步被克服。像有一次軋三角鋼，初軋時很好，軋到九點鐘後，怎麼調整孔型也總是